



## 玉兰花的告别

常州市朝阳中学 殷涛

自己也没想到，会迷恋上一种花。确切地说，是一棵开花的树。

这棵玉兰树整个冬天都沉默着，与周围的老旧建筑浑然一体。但是枝头总有一个一个的花骨朵儿，像鸟儿留下的心脏，又像藏着豌豆公主的襁褓。在越来越暖和的阳光里，小心脏们肿胀成草莓，且跳动越来越热烈，终于壳破，泻出一道灿白，如美人舌微吐，裹一层釉色，浮漾着微光。羊脂玉么，我没见过，只顽固地觉得应该就如羊脂般温润。

好像是听到了号令，越来越多的娇白撑破了壳，膨胀开来，舒展开来，洋溢出来，叽叽喳喳地笑闹。它白，是灿灿的白，奶油色的白，还掺了点象牙黄。有紫色从花萼向上漫溯，像墨汁洒湿，慢慢地揉进去，袅娜开来。它们还是活泼泼的，像一群少女乘着春光踏青，各具姿颜。有的莲步款款，有的曼立亭亭，有的登高望远，好像望尽千帆皆不是，有的低首娇嗔，像是莺莺听了张生的情话。朱自清对梅雨潭的绿说的话，年轻时读只觉得矫情，甚至肉麻，此刻却只想模仿着脱口而出：“我又捧着，抚摩着你，几

乎要掬你入口……从此叫你‘女儿花’，好吗？”

花朵形容尚小，放在10年前，怕要鼓着腮帮子催促，现在只觉得正好。你知道它们还会开，且将更鲜妍，就像看着月牙一天天地饱满，小孩儿日日长大。古人说的“酒饮半酣正好，花开半时偏妍”，大约也是中年后的心态，在生命紧迫感时喜欢起留白和适当放空。它还在长着，不管不顾地往前走。它越发地美，我却越觉得危险了。“太美了，请停一停！”可我不是青帝，我只能束手唏嘘，每天去看，一天要去两三回，徘徊而不能去，一去而三回头。花丛中的蜜蜂，卖力地“嗡嗡”着，吮吸着最后的甜蜜时光。

它是方圆百米内唯一在此刻开花的树。它长在朝阳桥下的一处院落，树冠高过桥面，一树的颤颤巍巍惹人眼。人们在这里来来回回地走，很容易就被它“抓”住，不约而同地偏过头；或者停下脚步，把手伸向斜支在手机，还有电动车或自行车被兜支在地上，货物端坐在后座上。它有魔力，人一看到它，嘴角就柔和了，虚空的眼神就活泛了。那个人刚愤愤地骂了句粗话，扭头看到它，马上就

换成“好看到嘖(注：方言音，意‘好看’，表惊叹)，又来一句‘那歪嘴么好看(注：方言音，意‘怎么这么好看’)’，语气就柔了，飘了。它本已脱俗，周围环境又偏灰暗冷硬，它自然就成了视觉的中心。红梅公园不远，东坡公园也在望，但是花色都被屋遮树掩，独立于此的它反能享受独一份的荣宠。

晚上在马路对面看它，但见灿灿的一树焰火，每一朵都是哔哔剥剥的火苗。这样的燃烧，何时是个尽头？花如焰火，艳美而又短暂。满树的娇嫩简直就是飞蛾，要往火中扑呀。诗人的心也被燎痛了，苏轼披衣起身，“只恐夜深花睡去，故烧高烛照红妆”；川端康成凌晨4点发现海棠花未眠，“凝视海棠花，更觉得它美极了，它绽放，含有一种哀伤的美”。热烈地绽放，迅疾地殒灭，在高潮中死去，是一种浓烈的悲剧，也是一个残酷的隐喻，“自古名将如美人，不许人间见白头”。

那一刻还是来了。所有的花直立起来，极尽舒展，翩翩而欲飞，似乎用尽力气完成最盛大、最深情也是最后的告别。又像易水河畔的送别，风萧萧兮，慷慨悲歌，衣冠胜雪，此去即是

永别。终于，有一瓣提脚一纵，离开了。接着是一瓣，又一瓣，在和畅的惠风中，在路人匆匆的步履中，风起，三瓣，五瓣，坠落。忍不住祈祷慢一些，它又哗啦啦抖落一串。美人一去兮不复还！

但已不复哀伤，更不至于荷锄收拾这些美丽的尸体。“最是人间留不住，朱颜辞镜花辞树。”玉兰在盛开之初已经注定了这个结局，就如再华美的宴席也免不了杯盘狼藉。享受酣畅的芳泽，就要迎接寂寞和痛苦，只是微有些悲凉。就像1000年前，晏殊在春天听着小曲儿喝着酒，看着熟悉的风景忽然就恍惚了：“一曲新词酒一杯，去年天气旧亭台。夕阳西下几时回？”于我，好像就在去年，这样的桥，这样的夜色，开花的树隔着马路依然像一丛焰火，我和女儿跑到对面去看它。去年我们是诵着“何夜无月？何处无竹柏？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”回去的，今年却是默然。

枝头回归寂静，像珠光宝气的女子被剥夺一空，这一趟的轮回又结束了。落完了最后一瓣花，差不多就是春分——春天就过了一半了呀。

再去看，曾经落花的地方，也是开花的地方，又长满了青青的叶子。



## 身后的目光

丹阳市新区实验小学 邹红梅

每次回娘家，再告别母亲时，总能感觉身后温情的目光，感受到那凝望的眼神中的不舍；在楼下上车，抬头总会看到5楼阳台母亲探头注视的慈祥面容。所有这一切，都让人心中涌动着一股暖流，滋生出一种幸福的感觉，如影随形……

双休日，决定回乡看望父母。和母亲通了电话，便驱车前往。车刚在老家屋后停稳，一个熟悉的身影便映入眼帘——屋后的池塘边，母亲手里抓着一把菜，迎向我们。见了我们，笑呵呵地说：“正在掐点小青菜，待会儿给你们带回去。”

听着母亲的话语，看着乡间熟悉的花草树木，我倍感亲切。房前屋后，绿树环绕，高大挺拔的水杉树上悬挂着长长的、绿绿的丝瓜，缠绕着紫色、粉色的牵牛花。屋后池塘，水清凌凌的，几块平整光滑的青石板不规则地摆放着，构成了一个简易码头。池塘边杨柳依依，房侧、屋后，紧挨池塘的荒地都让闲不住的母亲开辟出来了，种着各式时令蔬菜。

不用问，我都能想象得出母亲等待我们的情景：不时地站在窗前眺望，来回地在房前屋后转悠，实在憋不住了，干脆找点事做——掐青菜。风中，她一边弯腰掐着菜，一边时不时地向路旁张望着……

尽管半月前才相聚，今日相见，爸妈还是掩饰不住内心的高兴。嘘寒问暖，拿吃的、倒喝的，忙个不停，有着藏不住的愉悦、道不完的关切。“养儿一百岁，常忧九十九。”无论我们多大，在父母眼中都是让他们牵肠挂肚的小孩。也只有父母身边，老大不小的我们，才会瞬间变成孩子，可以肆意说笑、任性撒娇，没由来地舒心畅怀。

看着母亲满头的银丝、微驼的肩背、越来越明显的老态，只觉岁月不饶人，唯愿时光的步履慢点、再慢点。

我的母亲是普通的农村妇女，年轻时当过会计，做过生产队的记工员。无论农活、家务事还是记账，她都是一把好手。她整天忙里忙外，将家里和田里打理得井井有条。吃苦耐劳、慈善宽厚的母亲总是尽己所能地接济需要帮助的左邻右舍，对我们姐弟3人更是言传身教，严慈相济。小时候，她将打算盘的口诀贴在床头，让我们背诵练习，督促我练写小楷毛笔字，当时觉得严苛，现在心怀感激——如今的细心和严谨都得益于母亲对我有意无意的训练。她还时常劝诫我们要虚心，不能骄傲；要友善，不能得理不饶人。长大后，更是用行动教育我们，为人处事要真诚善良，认真踏实。

随着年岁的增长，我们相继走出村庄，走向远方。几行千里母担忧，每次离别时，母亲的叮嘱、凝望的目光，都使人心潮起伏，泪眼朦胧……

无论岁月如何更迭，人在旅途，母亲送别时慈祥的目光，都是那么温情，总是给人力量。

曾记得，当我考上师范去报到的那日，母亲送我出家门，绕田垄，过村口的打谷场，送了一程又一程。让她回去，她答应着，又陪着走几步，不知不觉到了几里外的车站。当我上了车，她还站在那，含笑望着我。车开动了，透过车窗，看她紧走几步，定定地站着，身影越来越模糊，但我仿佛还能感受到她那充满深情、饱含希望的目光。

此后每次回家，离别时，她都要送我到村口，看着我前行。总觉得身后的目光变成了无形的小手，拨动着我的心弦，心里酸酸的，眼眶热热的。我不时回首挥手，但她总是静静地伫立风中，定定地看着我，我渐行渐远，直到看不见她的身影。

成年后，大家都住到了城里。每次看望父母，分别时，母亲都送我们到楼下，看我们一家上车了，还不停关照着“路上小心，开慢点”。车开动了，仍见她静静站着，久久地目送我们，目光里，有欣慰，有祝福，更有不舍。有一次，送别的场景如一幅画铭刻在心里——暮色降临，路灯初放，秋风吹拂着母亲的满头银丝，朦胧的灯光映照下，母亲像一尊圣洁的雕像。

后来，随着年岁增大，母亲上下楼腿脚不再灵便，我们不再让她下楼送别，一向固执的母亲居然答应了。可有一次，细心的女儿无意中发现了外婆独特的送别方式。那次，当我们像以往一样，拉开车门准备上车时，女儿留恋地抬头仰望5楼外婆家的窗口，却意外地发现外婆正笑着向我们招手。“外婆再见！”女儿甜甜地高喊着。我抬头仰望，母亲连连向我们挥手，高声说着：“慢点！再来玩啊。”我心里一热，多情又操心的母亲！还未离开，又期待相见。

养儿方知父母恩！原先只是以为，母亲送别，多的是不舍、依恋、担忧，直至自己做了母亲，经历着人生中一次又一次的送别，我才知道，看着孩子渐行渐远的身影，心里五味杂陈，既有牵肠挂肚的不舍、担忧，也有对孩子学业有成、事业成功的期待、祝愿，但其实是孩子平安、健康、快乐，才是母亲最大的心愿！

无论长多大，无论多有成就，在父母眼里，我们还是那个小小的孩子，那个令他们牵挂、让他们心心念念的人。羊有跪乳之恩，鸦有反哺之义，百善孝为先。无论走多远，无论飞多高，常回家看看，听听父母的故事，说说自己的想法；哪怕再忙，也要时不时地打个电话，报个平安。

愿岁月静好，父母安康。愿母亲温情的目光，能穿越时空，始终给我向上的力量。



## 树树皆春色

泰州市田家炳实验中学 姜伟婧

我所任教的中学，有一处树木掩映的小花园，碧波荡漾，曲折廊桥，倒也像一处小小的桃花源。

其实，大约每座校园都会有这么一处小花园吧，只是这里于我意义不同。当年我就在这里求学，这些年在异地辗转奔波，如今自己又考回母校任教。岁月倏忽滑过十数载，而小花园仍是当年模样，我对这里，竟有种失而复得的感觉。

工作很忙，但每次走过小花园，我总会匆匆留恋几眼，也就几眼罢了，又奔向下一个事务。然而这几日，每一日的春色都是不同味道，忍不住贪看了。

临河的岸边，最先引人注目的是白玉兰的开放。含苞时有娇羞的优雅，盛放时有大方的姿颜，整个校园只这一株，让人想起李延年的诗句，“北方有佳人，遗世而独立”。皎皎如玉，不语亭亭，只可惜，佳人难再得，春阳烘晒不过几日，花片就接连落地，它们也没有留恋枝头的意思，与其将枯黄衰败作与人看，不如决绝离去，不留人以念想。白玉兰是很有风骨的。

白玉兰盛开时，一簇簇迎春花也在默默地绽放着。然而到玉兰零落，你发现树下的那簇簇迎春仍烂漫着金黄。如果说玉兰是《牡丹亭》里清雅端庄的杜丽娘，那么迎春就是俏丽又憨皮的春香，张扬着开满河堤，那活泼的生命力讨喜又令人羡慕。渐次，迎春的花瓣也开始掉落，正好飘零入碧水，细碎的黄浮在绿波上，一旁又有垂柳依依倒影，也似深情地凝视湖影，对着湖镜贴花黄。我伫立于此，越发相信万物有情。

走出此地，另有一处深深树丛，是粉色花海。首先，最喜欢这里栽种的碧桃和早樱，桃花艳丽灼灼，夺人眼目；早樱烂漫似粉云，摄人心魄。而如今，却总想看看率先开放的紫叶李。我之习惯看此花，却并不知道它的名字，甚至把它和早樱混淆了。后来发现，紫叶李花形纤小，叶色紫红，花与叶同生，常一枝配一花，疏离错落；而早樱相对大朵，先开花后生叶，叶色青绿，且往往一枝上簇拥几朵，层层叠叠。所以乍一见，密集如粉色霞云的早樱更惹人注意。而紫叶李不是热闹的景象，是需要细细品赏的，它不似梨花的雪白，有些孤傲，有些清高；也不似樱花的粉红，有些甜美，又有些醉人。粉中莹白的紫叶李，是有一种清俊之气的，安安静静开且落，当落英满地时，树上的叶片愈加泛出紫色光华，又延续着另一种绚丽风景。仿佛告诉我们，生命各美其美，荣枯有时，又绵延不息。

树树皆春色。看来今后走过小花园，不能匆匆路过，草草远望了。于我而言，忙碌有序的工作中，远行踏春虽是奢望，然身边的美俯拾皆是，每一次的驻足观赏，都能从这些旁逸斜出的美里，品鉴自然层次的幽微更迭，阅读生命故事的漫漫流转……



童年花海

苗青 摄



## 那些年，我们一起度过的“六一”

■吴建

六月的阳光，分外灿烂；六月的鲜花，格外艳丽。六月的第一天，是全世界儿童都欢天喜地的日子。我虽早已成年，但每到“六一”儿童节，都有一种莫名的兴奋，因为单是沉浸在无尽的美好回忆中，就足以让我心旌摇曳，激动不已。

小时候，一进入五月，就开始翘首期盼“六一”的到来。我们每天除了上课写作业，课余时间就是紧锣密鼓地排练庆“六一”的节目。小学时我担任班长，而我的邻居小芳则是文娱委员，老师每次都把排练节目的任务交给我俩。考虑到男孩子和女孩子的兴趣不同，我们把男孩子和女孩子分开排练。女孩子在跳舞方面有灵感，我们就选择动作柔美的舞蹈，如《采蘑菇的小姑娘》《月牙船》等让她们练。男孩子有阳刚之气，我们则选择节奏感较强的歌舞《青蛙跳水》、小品《蚂蚁搬家》等由他们练。在男孩和女孩都学会了他们各自的动作后，再组合起来跳。当然，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，我们演得最多的

还是合唱《学习雷锋好榜样》以及歌舞《王二小》。那时，学校没有舞蹈房、音乐室，我们的排练都是在操场上进行。我们跳得都是汗流浹背，唱得嗓子嘶哑，晚上回到家吃完饭倒头就睡，可第二天排练时大家仍然精神抖擞，劲头十足。

越近“六一”，我们的心就越兴奋不已。那时还没有校服，临近节日，学校要求参加表演的同学穿统一的服装。记得上五年级时要演《让我们荡起双桨》大合唱，每人都要穿白衬衫。我回家跟父亲要，父亲说家中这么困难，哪有钱买衣服啊。我又转向母亲，母亲心疼我，就偷偷取出她陪嫁的东西卖了，给我买了一件白衬衫。那天我穿着雪白的衬衣站在舞台上，那种快乐和自豪，现在的孩子们恐怕难以体会。

“六一”那天，校园里处处洋溢着欢快的气氛，鲜花与笑脸相映，歌声与笑声齐飞，整个校园成了一片欢腾的海洋。学校邀请全体家长来观看庆“六一”演出。没有豪华的舞台，没有精美的乐器，没有靓丽的服装，但我们精彩的表演，还是一次次

博得了台下家长和老师们最热烈的掌声。我们用动听的歌声唱出激情与自豪，用优美的舞姿跳出理想和追求，用质朴的语言道出勤奋和进取，用绚丽的梦想编织出一个彩色的童年！我们在自己的舞台上尽情欢歌，尽情舞蹈，尽情享受童年的欢乐和美好。

演出结束，心情特别愉悦的家长破例拿出五毛钱、一元钱给我们作为奖赏。这天放学特别早，我们高高兴兴地飞奔到代销店，用奖励的钱买一只冰棒犒劳自己，多余的钱则买一支垂涎已久的英雄钢笔或一本印刷精美的日记本。

我们走出了小学的校园，那些背着书包上学的日子一去不返，从此不是住校就是求学在外。而“六一”的歌声和笑声，仿佛还在耳畔，我们在歌声与微笑里徜徉，我们的童年就在回忆里慢慢流转，在时光中愈发质朴，在回想中愈加清亮。我多么怀念儿时的小伙伴，怀念那时我们一起做过的游戏、唱过的歌，怀念让我们废寝忘食的小人书和动画片，还有我们一起度过的“六一”儿童节。